

中華民國五年十月

遼源交涉年賞記實

東三省公民會

遼源交涉案起衅之事實

陽歷八月十三日午後三時。鄭家屯魚市街某住戶鄭慶次請崔香食是。日ハス月。瀨瀨

房日商吉本喜代吉同時在街游行散步。小孩無意中。誤將瓜子摔於吉本衣上。吉本當時大怒。急將小孩扭住痛打。適來一不知姓名之中國兵士。瞥見此狀。不忍小孩苦楚。向前詢問情由。並婉言勸解。吉本當將小孩鬆釋。推揉路旁。向兵士弩目聲言。我係日本人。你係中國兵休來管我。且言且向兵士臉上連擊數掌。我兵憤其蠻橫。亦還手擊之。吉本知不勝。瞥見路旁柴擔。急將柴擔上之扁擔搶起。力向我兵猛擊。我兵情急。搶步向前。將其扁擔奪過。還擊之。斯時街人羣向前當衝排解。始各分頭散去。嗣後日商吉本以未佔十分便宜。遂赴日警署控詞訴告。日警士河瀨不加察查。遽帶同吉本首先闖入聚豐當店院。二十七師駐所。任執中國駐兵一名。令吉本指認是否係相毆之兵。吉本答以非是。河瀨復帶吉本來我二十八師駐所裕勝當店。該駐所崗兵見該日警等既不投刺。又無話說。怒氣冲冲。昂然直前。遂回前欄阻詰問。河瀨憤言曰。找汝長官。崗兵以長官赴野外查看地形谷之。該河瀨等遂去。往我鎮守使署。適鎮守使暨署交涉員均不在署。當由某

副官接待。河瀨以使外出。又帶同吉本復回裕勝當店。仍欲直行闖入。復被崗兵以長官公出勸阻之。河瀨等遂憤憤去。及是日午後四時許。日警河瀨同中尉井上松尾率日兵二十餘名。均全付武裝。作進攻勢。跑步到我騎兵團部裕勝當店門前。河瀨與日兵二名首先搶步將崗兵拘執。跟蹤拖入門其餘日兵隨一闖入院內。我弁兵見其來勢洶洶。極力笑靨逢迎招待。冀弭禍端。并請其官士五六人入室坐飲。值此時間。有我護兵一名由屋內走向院中適身負手槍。被日兵瞥見。即向前來奪。忙遽爭奪間。該手鎗機鈕亂被扯拉。忽竟響發彈出。於是日人衆槍齊發。逢人射擊。斯時楊團長等在郊外查看地形。未回團部。僅馬弁護兵崗兵數人。倉皇間不及抵禦。亦無力抵禦。可憐徒手之弁兵數人。已無端被日兵擊死。僅有馬弁馮相廷與目兵某二人負後院牆隅避匿。繼而馮馬弁見日兵逐處搜查。知勢不能終匿。遂作急遽蛇行。突將後角門守門日兵槍枚奪獲。旋步拚命還擊。當斃倒日兵數名。旋以衆寡終恐不敵。且身負重傷。隨亦伺隙逃去。斯時團部無我兵一名。在院內者除雙方傷亡士兵外皆日兵也。嗣日兵因不見我兵一人。旋亦回其駐所。及楊團長等由郊外到營時。亦僅見中甘死傷。上浪糖團部院內外而已。

遼源縣城。原名鄭家屯。爲奉省屬縣之一。乃內蒙東部鹽奉天往來要衝。固我完備全重要領土也。日人於中日新約未成立以前。曾藉野操爲名。派兵五十名。稱爲守隊。來城駐紮。是爲日兵駐遼源之始。我當局屢次請催其撤退。日人以罔聞置之。終未撤退。迨巴匪猖獗於郭家店左右時。我第二十八師張旅長所部之楊團長帶兵往勦。擬由鄭家屯作兜圍。巴匪計畫。於八月十日假鄭家屯裕勝當店爲團部駐所。是又二十八師騎兵到遼源駐紮之始。此次起釁。始以我無知小孩與日商吉本之微細關涉。繼進爲日商吉本與我一不知姓名之兵士口角爭毆。終竟釀成日兵整隊攻擊我軍營。戕殺我兵士之大閼。噫。我之土地。任人之軍隊。自由駐紮。及一遇有芝蔴細故。人即逞強恃武。任情屠殺。且假爲口實。從而接厲之。吾人尙有生路乎。吾紀斯編。不禁涕之潛然也。

遼源交涉雜記實

交涉第一步日人之一再不情要求我之盡情退讓

是日午後五時許。張旅長楊團長等回營時。值日兵已去。查知情節。隨訪靖縣知事令其設法調處維持。適靖知事亦聞警而出。查知情節後。即赴日營安慰。并要求其訓令兵士。不再相仇。日隊長井上松尾當要求令二十八師即時出城。不得停留。靖知事當即訪晤張旅長會商辦法。亦深恐我其他士兵因憤激之極。思圖報復。張旅長當即下緊急命令。命所部即時開拔城外駐紮。以免再滋事端。靖知事俟二十八師退出後。隨又到日營告以二十八師業盡退拔出城情形。日隊長仍以恐我兵報復爲詞。逼令中國駐遼無論何等軍隊。均須一律退出城外三十里以外駐紮。靖知事以維持邦交。消弭禍端起見。隨又向後路巡防及二十七師軍隊各長官商說。經各長官允許。當即於是晚八時許相繼退出。靖知事復赴日營告以中國各軍隊已一律退盡情形。并告以將往裕勝當店勘驗鬩鬪情形。查點兩方傷亡士兵數目等語。井上遽翻變面目。蠻不允准。竟將靖知事拘留於該隊駐所屋內。靖知事無法。只得派縣署交涉員審判員承發吏協同前往勘驗。始悉二十八師兵死五名。傷三名。中國行路人一名。日本兵死六名。傷數名。其死傷地點另有圖

說。驗明後。當將日兵屍身抬送日營辦理。十四日早靖知事以地面秩序急待維持。人心驚惶急待安慰。向日隊長理論。請其允准釋放回署。又經鎮署董參謀長竭力婉言苦求。井上始允以知事子爲質。將靖知事放回。時人心惶惶。經靖知事曉諭。始漸安謐。是日晚知事仍回日營住宿。十六日張旅長又奉馮幫辦電令。將軍隊退紮大廟彰武等處。是晚七鐘時。日騎兵百二十餘名到遼。十七日晚五鐘。又到日步兵三百二十餘名。遂分佈各兵將我遼源鎮守使署及各營房全行佔據。并張貼告示。由鄭家屯至四平街二十里內。不准華人入境。違者殺不赦云云。

按日人以毛微細故。竟大動干戈。攻擊我軍署。戕殺我兵士。不惟不顧邦交。且直不以人類待我。事理之曲直。又何足言乎。縱兩方傷亡不同。我兵係爲自衛起見。始還鎗相擊。非我之找伊尋釁也。非然者。我駐遼源之軍隊。爲數甚多。且均百練之兵。日兵不滿百數。若我兵稍有報復之意。一舉手。日兵其有介遺乎。嗣經井上一再作不情要求。我文武官吏竭力顧全邦交。下氣降心。忍辱退讓。將軍隊全數退出。至身被拘羈。不敢分辯。噫。曲在彼。不情要求又如彼。直在我。盡情退讓又如此。遼源非我完

全領土乎。我駐遼各軍隊非負保持治安嚴固邊防之責者乎。此釁之起。非日兵恃強。圍我軍署。戕殺我軍士乎。何爲是非顛倒。利害相反若是。大抵天下之強國待遇其征服國。被征服國。服從其強國之命令。往往如是。噫。國人思之。噫。國人思之。

遼源交涉肇覺記實

日人嚴酷條件之提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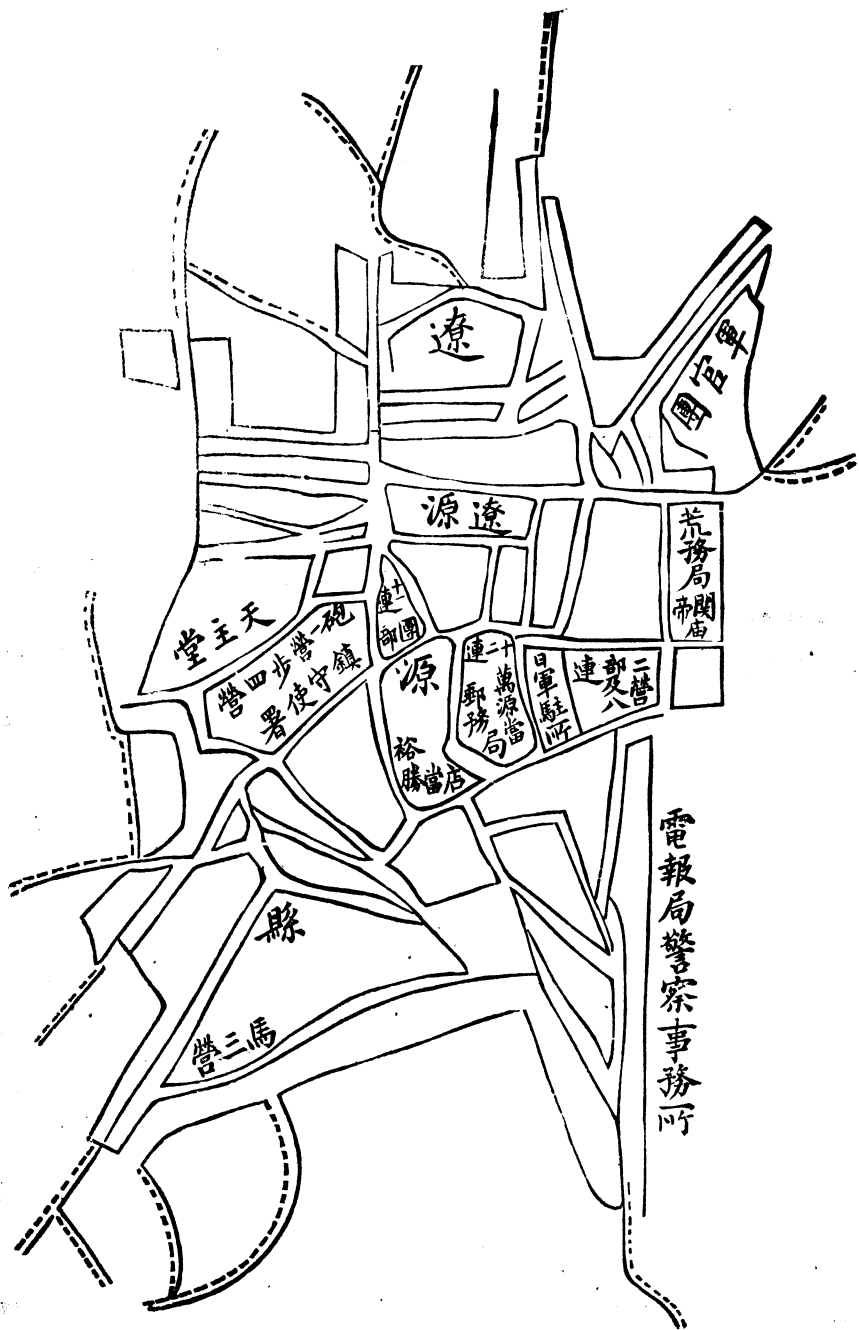
駐京日公使林權助氏得其政府訓令。於九月二日偕其參贊小幡書記船津到我外交部。見陳兼署總長爲第一次之談話。并提出條件八則。加以說明。要求承認。同日午後又偕船津至國務院。見段總理談話。其所談如何。姑置不論。茲紀其所提條件如下：（一）嚴責第二十八師師長。（二）罷與其衝突之軍隊之軍官并懲罰軍士。（三）中政府當道歉并命令東三省各長官嗣後中國軍隊不得與日本衝突。（四）由日本駐紮警察於南滿及內蒙。（五）在南滿及內蒙中國應聘日人爲軍事顧問。（六）聘日人爲軍事教授者。（七）給日本死者家屬以賠償。（八）奉天督軍向日本謝罪。

按日人於此鄭家屯一案。是非曲直。均置不計。竟提出如上條件。逼我承認。試思其對於我國事前之蓄心何若。觀此條件云云。足證明其直以高麗視我。思欲呑咽之久矣。其在鄭家屯種種動作。又證明其直恐事端發生微小。故意拓展其領域。預作交涉地步耳。噫日人如欲宰割我人民。即着手宰割可耳。欲佔據我土地。即佔據可耳。何爲扭扭捏捏。先以細故關其端。繼又以明文相逼乎。是直欲無故殺人。恃強佔

人財產。先逼令人簽字承認矣。如所提第一、第二、第七、第八、四條。無論如何不情。尙非即時盡我身命之舉。如第三條所稱。我政府當命令我東三省長官嗣後中國軍隊不得與日本衝突云云。由斯以談。自今後日人罵我。我不得張口矣。日人打我。我不得回手矣。日人奪我財產。傷我身命。我唯唯讓之。且忍受之矣。非然者。一有違背。卽爲與日本衝突。如第四條所稱。由日本駐紮警察於南滿及內蒙云云。夫警察。乃有土地人民者主權之所寄也。是項條件。明明要我土地人民。而由其任情生殺處置之矣。更如第五、第六、兩條。在南滿及內蒙聘日人爲軍事顧問。聘日人爲軍事教授者云云。是直將我軍權全數攫奪。歸其掌握。無論軍事秘密。爲其洞悉。將嗣後軍隊之動作。均爲其牽掣指揮。是與第四條同爲翊助第三條宰割我之利器。亦附帶應有條件。且第四條尙屬僅在南滿及內蒙範圍。其第五、六兩條。并將以我軍隊。備作覆我國家領土全部之前路計劃矣。噫。此等覆我國家條件。交涉數月矣。日人毫未退讓。我之倒懸。毫未寬鬆。晝夜兢兢。延頸待之。我政府當局日夜憂思。未釋重負。我國志士偉人。半多注全力於權力競爭。黨派各大問題。竟將此覆巢之禍。淡漠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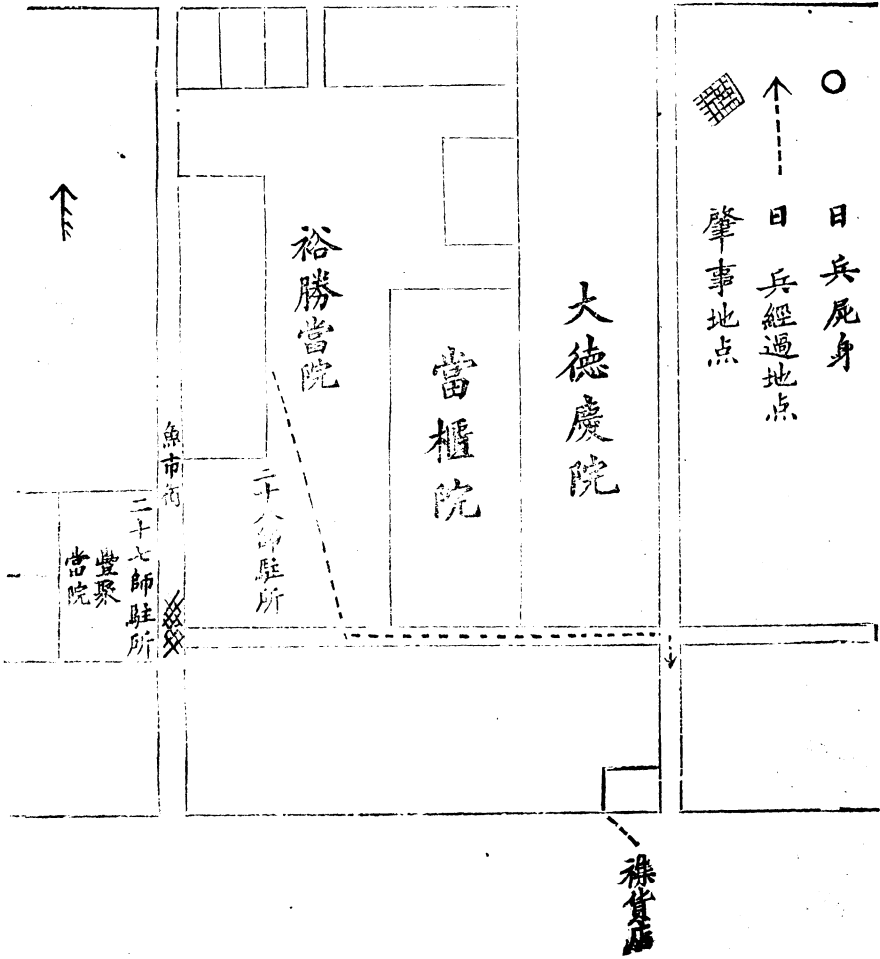
之噫。吾言至此。吾淚血枯矣。伏懇我國不欲亡國覆家身命子孫滅絕者。亟起合全力圖之。聳神裂眚。崩角以歎。

遼源縣城略圖暨各軍駐所地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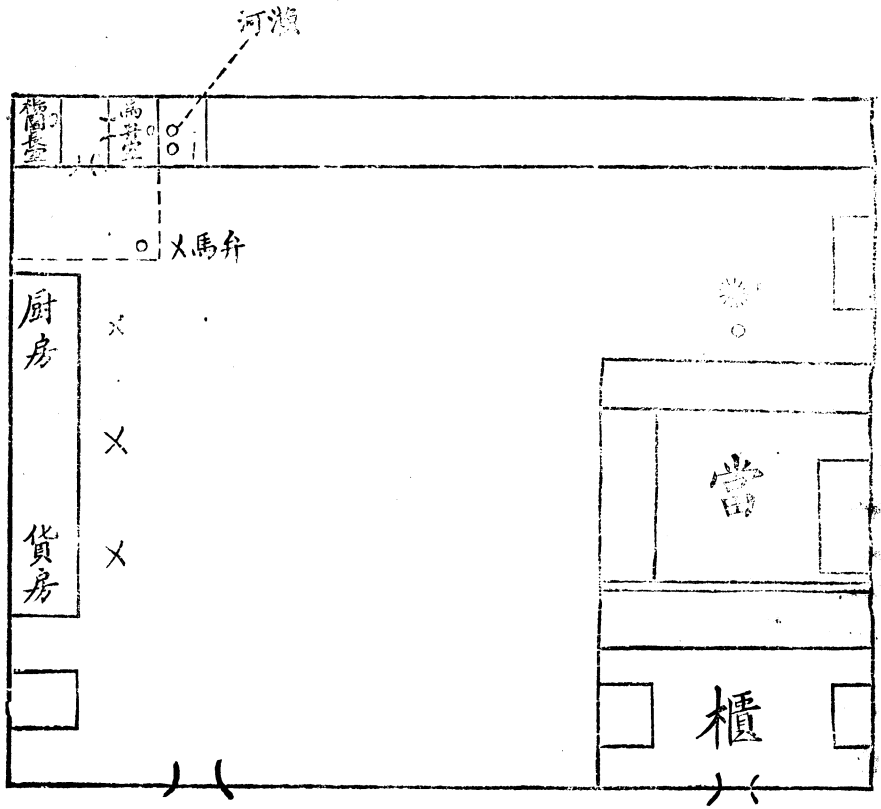


電報局警察事務所

中日兵警事地及日兵亡位圖



裕勝當店中院中日兵交後屍身位置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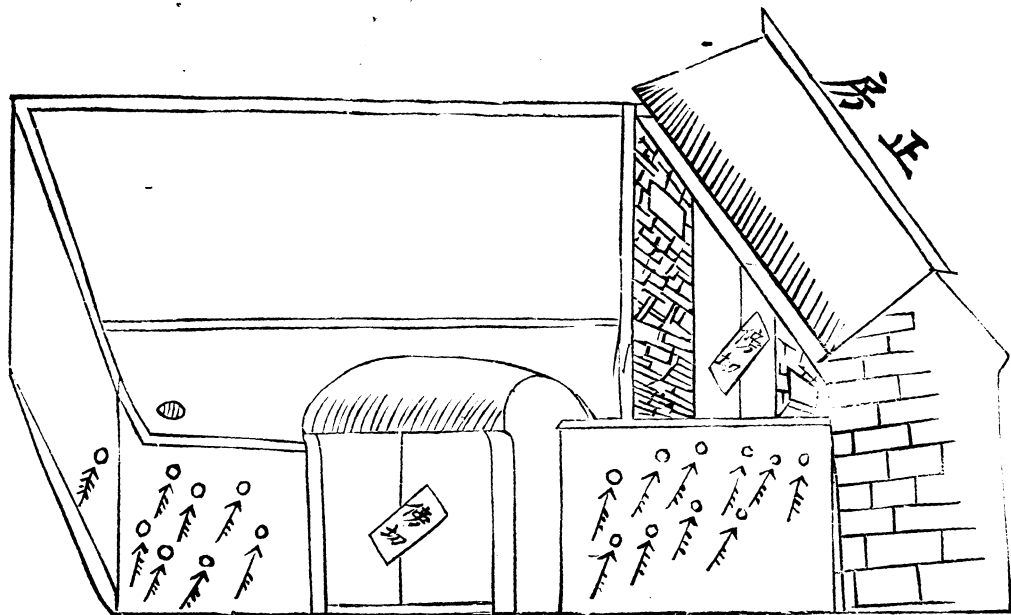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號

- ✱ 草堆
- 中日兵交
- 屍身
- ✕ 屍身
- ┌ 花牆

楊團長住室外之花牆被日軍彈擊之形狀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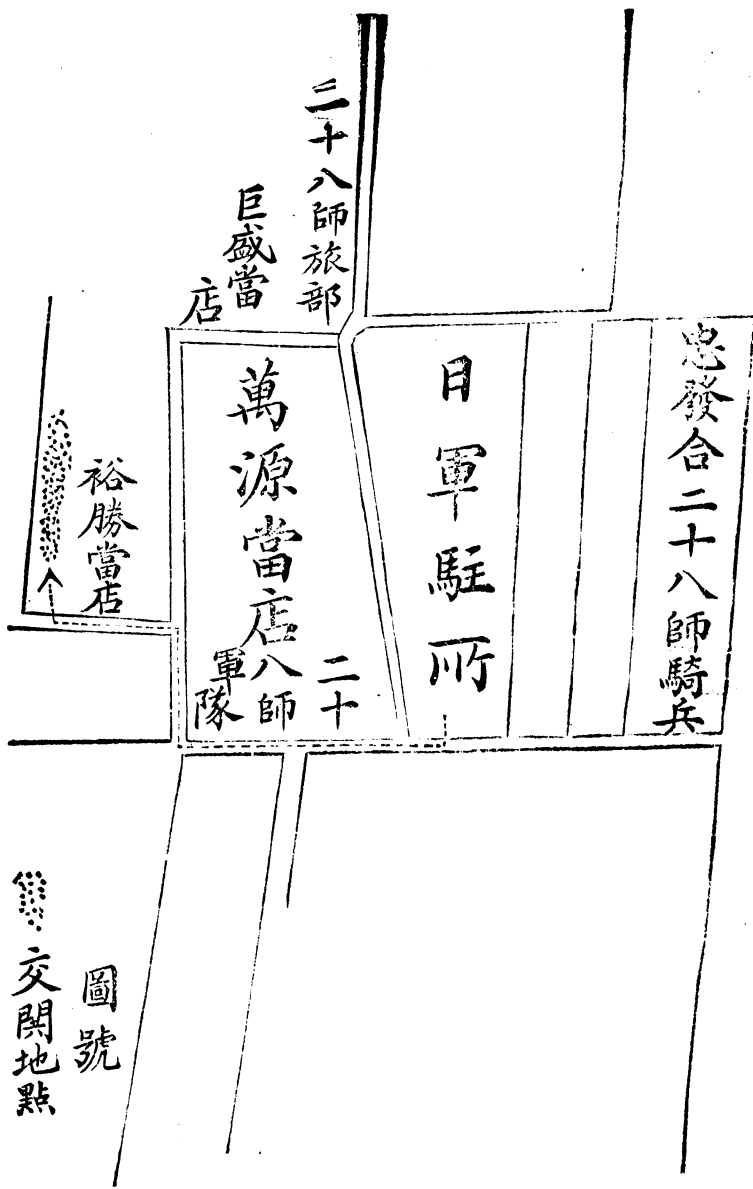
日軍封條
 我兵屍位置
 日兵屍位置
 被彈破裂點
 彈丸之來方



X

河灘

遼源日軍守備隊之駐所圖



二十八師旅部

巨盛當店

萬源當店
八師
二十

日軍駐所

忠發合二十八師騎兵

裕勝當店

圖號
交關地點

↑ 日軍赴裕勝當店路線